

瓊臺金

168
4
6

卷六

瓊臺會景敘

佐嘗讀書至夏后氏揆文教史臣
贊以文命敷于四海輒掩卷嘆曰

帝王之治未嘗一日而無文

堯之文思舜之文明迄禹而祇

承益至凡其陳謨範而貽典則豈

徒尚忠而已哉蓋道之在天下彰

諸事物固粲然殊而其統諸身心

則渾然一也周衰文弊異端起而
橫議作孔孟立教貫而約之亦必
學文焉先匪是弗治故爾漢唐以
來詞章之習勝始有無用之文虛
寂之說騰始有無文之學逮宋程
朱輩出而後貫道之文復明於在
我

聖祖高皇帝崇重儒道尤慎選翰苑
之臣論文則以明道德通世務為
賢以華藻恠險為戒百餘年來式
克欽承以永有彛者瓊臺丘文莊
公其人哉時則諸鉅公敘其所為
文若何椒丘則謂一本於道足以
追踪濂洛而無愧程篁墩則謂究
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行之可興
文治揚石淙則謂隨地與人論天

下之事如指諸掌譬諸五穀療飢
藥石伐病種々有益鑿々可行是
皆天下之公言也顧吟藁類藁各
自為帙同鄉學憲鄭君廷鵠乃彙
輯合為十二卷梓之以傳名之曰
瓊臺會藁云夫瓊之去畿輔遠矣
而

聖祖嘗稱為南溟竒甸比公出而興
人誦之不啻神州至誠前知亦神
矣哉禹貢之紀山川也終之以穀
教所至各以地言惟南獨言其方
以高明之象愈遠則愈光也數千
載後名世者有待於
明興焉奮于淮海之外可豫占也已
斯二者公嘗言之盖自任人文之
重也故其

經筵之啓沃

聖心

國史之闡揚謨烈奏議章表之論
思獻納經綸匡濟可謂麗正之臣
矣詩賦頌箴記序論說誌銘之作
則出其緒餘者也至于柄文衡造
多士詞章騁浮靡者必斥虛寂立
門戶者必辯一時士風翕然頓變

公之有功文教也大矣佐先王父
獲在交遊之末嘗槩其平生不可
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其
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
官作其介慎二也俸祿所入惟置
一園清白罕有其比其廉靜三也
為學以自得為本接待則以禮處
人履約反身孔孟正脉於是乎在

可謂聞道矣而世或以博學少之
然則易之化成天下詩之緝熙光
明其所觀所示果何物與若以易
簡快樂惟求諸心無事於文則三
聖授受孔孟相承者皆非道也由
此觀之公之文行於世可以距異
端消橫議豈容一日而不傳哉公
著述最富掌國學文教最久朱子

學的家禮儀節先行于世及受知
孝廟晚登政府取其所著書于大內
用以權衡百度則大學衍義補經
進者也又有世史正綱以紀世變
明正統二書論議多前所未發皆
別行之故集中弗採焉

嘉靖壬子季冬吉日前進士中順
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

讀學士南京國子祭酒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
王牒海隅後學黃佐撰

瓊臺會稿目錄

卷一

記

鳳陽府重脩儒學記

霸州廟學記

高州府學記

南海縣儒學記

瓊山縣學記

崖州學記

東莞縣儒學記

梧州府縣廟學記

道南書院記

瓊州府學祭器記

賜進士題名記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會通河土橋石牖記

紹興府新脩水利記

重建瓊山縣治記

感恩海南道分司記

闕下林氏祠堂記

卷二

記

南海亭崗黃氏祠堂記

莆田柯氏重脩祠堂記

忠愛堂記

春和堂記

世德堂記

思補堂記

冲和堂記

葑溪草堂記

稽古軒記

留耕亭記

栢庭記

雪筠記

桐墩記

南溪小隱記

象溪清隱記

鴈集瓊庠記

願豐軒記

藏書石室記

學士莊記

野花亭記

可繼堂記

卷三

記

開鑿大庾嶺路碑陰記

延祥寺浮圖記

重脩杭州石屋寺記

序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程子全書序

玉溪師傳錄序

雲菴集序

尚約先生集序

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覺非集序

廣州府志書序

應天府鄉試錄序

會試錄序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家禮儀節序

世史正綱序

學的后序

本草格式序

大學衍義補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經絡後圖序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吉水龍氏族譜序

卷四

序

文昌邢氏譜系序

廣昌何氏家乘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豐城涂氏族譜序

吉陽裴氏族譜序

瓊山沙氏宗譜序

忠愛祠詩序

百里回春詩序

岐山八景詩序

送林黃門使滿刺加國序

賀丘治中序

贈林廷賓南臺御史序

送山東張布政序

送張方伯入覲序

張方伯入覲詩序

贈湖廣楊大叅序

贈江廉使詩序

送劉仗和提學序

贈憲副何廷秀序

送憲副徐君赴任詩序

送惠州李知府序

送潘給事中知興化府序

送潮郡黃知府序

送武昌章知府序

贈瓊州知府彭公赴任序

贈瓊郡太守張侯赴任序

卷五

序

送慶遠葉同知序

贈瓊郡陳同知序

贈段通判考滿序

贈孫推官考滿序

送傅推官序

送鄭鈞州序

贈朱克信知連州序

贈儋州林知州序

送高穎州復任序

贈姚自明擢大興知縣序

送莊瑩中赴秀水縣序

贈段可久宰福山序

贈孟縣張知縣序

贈鄭陳留復任序

贈如臯易知縣序

送南海吳知縣序

送清江管知縣序

送容縣林知縣序

送富川常知縣序

送茂名曾知縣序

送新喻沈縣丞序

送瓊山胡縣丞序

送南平劉縣丞序

送鄉友某主簿序

送蘇主簿序

送黎教授序

送梁弘道教諭序

送林茂才府學訓導序

卷六

序

送徐庶子歸省序

送司業費先生榮歸序

送邢克寬歸省詩序

賀封君俞公序

贈增城吳君登進士序

送禮部尚書周公致仕序

送禮部尚書劉公致仕序

送都憲彭公致政序

送林侍御還嶺南序

送王繼甫南歸序

歸田樂詩序

送唐彦宜詩序

送陳汝翼歸瓊山詩序

壽嚴陵先生七十詩序

壽夏太常八十詩序

壽封尚書劉公九十詩序

壽李希潤七十詩序

壽吳餘慶詩序

壽廉憲張公七十詩序

故都御史韓公輓詩序

謝署正輓詩序

侯教諭哀詩序

王時暉輓詩序

贈洗馬羅君哀詩序

卷七

論

許文正公論

表

進大學衍義補表

代衍聖公孔弘緒謝表

擬進大明一統志表

擬賀耕籍田表

進呈憲宗實錄表

入閣謝恩表

請建儲表一

請建儲表二

請建儲表三

章奏

進大學衍義補奏

入閣辭任第一奏

入閣辭任第二奏

入閣辭任第三奏

論釐革時政奏

卷八

章奏

壬子再乞休致奏

題跋

書楊文貞公墨蹟後

書十八學士圖

跋萬里一歸人卷

說

陳惟學字說

林弁敬宗字說

韓儉克慎字說

馮顥子充字說

錄

定興忠烈王平定安南錄

雜著

貧泉對

鏡喻送李查泉翁

贊

邢克寬畫像贊

彭學士畫像贊

盱江西莊羅處士像贊

蕭閣北先生像贊

大司馬王公像贊

自贊二首

梅峯先生贊

泰來贊

哀辭

彭處士哀辭

大司寇劉公哀辭

祭文

祭大司馬王公文

祭李學士文

祭西昌蕭先生文

祭邢都御史文

祭袁秉中太守文

祭先兆文

祭妻弟金鼎文

生子祝文

卷九

傳

夏忠靖公傳

余肅敏公傳

金侍郎傳

毛宗吉傳

孔侍郎傳

學拙先生傳

神道碑

榮祿大夫兵部尚書致仕王公神道碑銘

卷十

神道碑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神道碑銘

浙江按察司副使陶公神道碑

墓誌銘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安周公墓誌銘

左副都御史盛公墓誌銘

中順大夫左僉都御史邢公墓誌銘

墓表

景妻處士錢君墓表

海航處士趙君墓表

銘

德馨堂銘

箴

忠箴

孝箴

賦

南溟寄甸賦

懷鄉賦

別知後賦

卷十一

五言古詩

古意

感興

過友人園居

月下懷

夜坐和張曲江感遇詩韻

擬古四首

分韻得勿字送李應禎

送廣東復廉憲

王推官輓章

雜詩

貧叟

秋懷

送劉紹和還南京

朱文公九世孫挺初授五經博士歸建安

兀坐有感

文江王文學輓章

送吳旦赴南康文學

題古康三洲巖

送林郎中致仕

題畫為柯狀元乃尊作

題畫為蕭考功作

書百牛圖後

題竹送高博士使高麗

敬所為蔣敬之作

弘治初元春二月望日

皇上躬耕籍田濬叨列九卿預行九推禮感而有作

謾成

擬古樂府

公莫舞

採蓮曲

搗衣曲

短歌行

花游篇和楊廉夫韻

綠珠行

登高丘而望遠海

梁父吟

七言古詩

濁海歌

讀東坡詩

題李將軍四時行樂圖

雲山清趣圖為歐道人作

嚴子陵圖

歲丁卯過采石吊李白

送伍天錫

淮之水送淮安林馬判

哭年尚書

岳王墳

挽羅都御史

海屋添籌壽徐助教

題山水圖

送張茂蘭與自立二同年

四友圖為安成劉進士秩之父作

題李都督虎

題楊廷玉忠義傳

懶詩為莆田許氏作

畫菜

送嘉禾伍公矩歸桂林兼問訊海塩張靖之

梅窻琴樂

題竹送湖廣湯僉憲

題松

十龍漱潤壽封學士尹公

題童志昂都憲蠶叢國送其再使蜀

五言絕句

客中對月

中秋有感

山居晚宿

題扇面上小景寄鄉友

明妃曲

宣和遺墨

拜月圖

閨怨

聞鴈

秋風

自君之出矣

解嘲五絕

夜行郊外

送蔣敬之歸省

五言律詩

村行

幽居

晚泊

夜到山庄

挽全州蔣隱君

寄題金山寺

人日有懷

早朝

都下逢友人問訊

題空上人方丈

秋日寄友

雨中有懷丁丑六月

劉宣化學士挽章

送人還鄉

秋晚答友人

洞庭圖

甲午除夕

卷十二

五言律詩

瓊山

過峽山飛來寺

穀日

輓遼東都帥

輓廖監正

輓金尚書

送謫宦者過還揚州

送韓敬夫下第因東同志

送朱忱之第

輓毛都督

送梁叔方行人還嶺南

梅溪處士輓章

卽事

五言排律

李布政題旌異卷

寄題南華寺大鑿禪師

七言絕句

過梅關題張丞相廟

題希夷長睡圖

春閨怨

花徑

題李閣老愛竹軒

王抑菴尚書挽詩

十月見菊

竹軒

題小景

書所見

望居庸關

過某氏園亭有感

馬

題程多實尚書晴洲巷

為徐尚賓乃尊題竹

題墨梅

過會通河有感

松月

戲荅友人論詩

詠史

題紅梅

題竹送鄉生還教本郡

題夏卿竹

王初陽尚書致政家居以姚少師道餘錄見示欲予為之分析書此復之

寄題曲江張丞相祠堂

七言律詩

五指參天

送趙公子還蜀

主一齋為陳敬作

春陰

寄張鍊師

多景樓

金陵卽事

辛未歲過揚州懷古

雜詠二首

和李子構都門春日韻

初讀書 中秘東陳宣之

壽陳太常

家世瓊山之下田村七月二十四日夜夢舉頭童子問

予以村之所以名夢中作此詩答之覺而呼燈疾書

于都城東之遠遊軒

座中有搗筆者作白翎雀曲因話及元事口占此詩

南京給事中童志昂和李商隱無題詩韻南京諸公多

和之意盖有寓間出命予屬和予村學究也不能外

題以為詩姑詠史以復之

四大朝賀

送李景齡江西提學二首

病起寫懷

送陳緝熙脩撰使高麗

分得都門曉日送彭閣老

都城春日

秋興

舟次直沽簡彭彥實同寅

閑中有懷

書懷

送游衛致仕還雷陽

送張城中書使朝鮮國

送王給事中使占城

輓羽士

壽蕭通政之父七十

南歸經高雷境有感

蘇武歸朝圖

運籌亭為韓都御史題

送祁至和郎中使高麗

送王侍御赴江西僉憲

予於學士莊中構堂名以瞻玉取歐陽子語也四壁繪

圖各卽其景賦詩四章 學士四榮

分得玉堂視草送林學士 輓淮安畢義士

送陳侍講署南京院事 題山水

送李六之赴南京太常 輓劉員外

送雲南憲使劉仗和致仕 送畫竹屈生

歲丙申伏雨中待朝偶成 得家書

張郎中父輓章 送蔣知州赴潼川州

歲巳亥正月十日太祀南郊奉 旨獻中鎮

辛丑初度日 哭邢克寬都憲

送人遊嶺南 游歸信筆付敬之

送董庶子頒 詔朝鮮 送劉侍講頒 詔南安

送王儀賓奉 命祀襄府先王

三禽言

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哥哥

不如歸去

廻文

夜宿江館有序 菩薩蠻廻文秋思

集句

集唐句送魏孔淵御史謫判潼川

行路難 悼亡

詩餘

風入松

雁天長

生查子

踏莎行

瓊臺會稿日錄終

瓊臺會稿卷之一

瓊山丘文莊公濬著

記

鳳陽府重修儒學記

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其統絕於宋之季世而華夷防决彝倫教斃者幾百年天厭夷德乃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山河兩紀之間其建國也首即南紀之江依

秦淮而立南京復欲於北紀之河依汴渠以立北京宅於二者

之中據濠之會臨淮之疇立為中都既已建九重之居奉百

神之祀列千官之署而首開教胄之監焉既而定鼎金陵罷建

北京之議乃於中都置留守司以鳳陽府直隸京師改國監以

鳳臺會稿卷之二

記

一

為府學名雖降於前而地則仍其舊也其創置之初具古天子
辟雍之制今雖降為諸侯類宮然其面勢規模既廣且大尚或
彷彿其故焉則夫傾圮頽廢之餘一旦欲興舉而脩復之夫豈
易事哉成化乙巳四明章君銳元進來知鳳陽府事慨然以脩
政立教為己任月朔望詣學宮謁先師課士子顧茲學宮頽壞
喟然興嘆以謂郡凡百政務孰急於此矧茲郡實 皇明鴻業
所基山川人物非他州郡比於此而不用吾心烏乎用吾心於
是乎謀之寮案訊之師生與凡郡之父老攷其圖籍即其基址
乃因其舊貫缺者補之廢者興之剝落者脩飾之禮殿講堂之
外凡為堂者五為樓閣者各一為亭者二與夫神厨庫廩齋舍
之類總若干楹經始於弘治庚戌之十一月落成則明年七月
也甫成適邵武甯堅求貞來同知府事章君以求貞嘗及予門
屬其書介推官廣南李渭長源求予記予惟建學教士固有司
之善政而章君之脩是學也其所關係實大蓋山河兩界茲郡
實居其中我

聖祖於此生焉奉

上天之正運承厚坤之王氣據中原之要會而一時王侯將相
攀附而起者如林之立今其子孫布列中外在在而有而其根
本實萌蘖於茲譬則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既已斤斧之斲削之
棟明堂柱清廟楹石室以立為百世之規制矣原其所生之地
則徂徠新甫也地道敏樹土性所宜伐而復生必然之理也所
以培植其根芟滋養其萌芽條達其枝枚灌溉而封固之俾至

于成材以復其故也烏可後邪章君謂此舉政務莫急焉誠知所急也已予因其請記而竊有感焉蓋堯自甲辰歲卽帝位立中國之統又一千七百九十八年至周靈王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作春秋以嚴華夷之分又七十三年夢奠兩楹歷世一千七百五十一年至宋祥興己卯中國帝王之統始爲北狄所絕而文儒之教因之而陵夷我

聖祖始復帝堯以來中國之統明孔子以後彝倫之教王業所基實肇于斯九公十八侯與凡百辟卿士將率師尹分閫守職者乘時奮興翼成一代之大功弘敷百世之遠模皆淮濠之產也昔有其人今無其人邪矧今郡之疆界包夫宿潁壽泗諸州非但一古鍾離國也郡之民黎實以江浙湖海之間右非但一

淮泗間人也郡之人材於六縣四州民間子弟之外而又兼育夫武弁之胄屯營之秀則是茲學之設其所教育者豈徒一方一郡之賢俊而已哉夫以明秀之山川膏腴之土壤向也所封樹者惟厥土之所宜今則合四方之所產以並植焉含地氣之精液嚮陽明之近光受天滋之醲澤得之厚而最先林林而生芄芄而盛縣縣而久大之爲棟梁小之爲榱桷必植而不撓堅而莫能攻有大易棟隆之吉無鄭人榱折之虞合衆楹以共成屹一柱而獨立以扶翊禪贊我 皇明之化於億萬斯年俾中國之統來延儒者之道恒明其大統會大根本皆基於此帝鄉之學焉後之莅政于茲施教于茲受學于茲者尚有感於

斯文

霸州廟學記

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建號之初元歲在戊申是秋八月王師定元都明年冬十一月即詔相臣定學校規制條教來上閱月頒下天下府州若縣期以嗣歲正月開設學校時洪武紀元之次三年庚戌也霸州在勝國時隸大都路爲支郡至是更路以府而州仍隸焉州舊有學是時守臣因其舊起其廢用以應詔命邦人士甫脫干戈即得從事於俎豆詩書之習浣百年之夷染復三代之華教其土地若始離洪荒其人民若始出胞胎頓然一新非復往昔之舊矣肆我

太宗文皇帝建藩于燕旣而入正大統並建兩京霸自是遂入邦畿內爲赤縣地密邇

皇化允教令之頒先天下而首得之以故士風民俗日改月化視前代有加焉乃成化四年太原李君庭訓來知州事始至循故事詣學宮謁先聖禮成退坐論堂進諸生講解經傳顧瞻廟貌月就頽剝堂廡日將傾圯大懼學政廢弛人才放失無以稱祖宗興學育才之意而有以來庠官不事事之誚退而謀諸同知湯鑑判官韓志良訓導王繹等議以克合乃捐已俸節冗費究宿弊以資用度不足而又募之富民召工市材揆日興作自大成殿以及兩廡明倫堂以及三齋下至於師生之舍庾庫門墻之屬咸一新之凡五閱月而厥功以成太守率師生行舍菜禮以告成于先聖畢則大會僚屬以落之是歲九月甲子也時

監察御史三山陳公奉 璽書督學事巡行至霸師生合辭請
文以紀其成乃具書遣生員孫昱代請于予粵自孔子夢奠兩
楹之後中更秦禍漢興歷高惠文景四帝至於孝武元朔五年
蓋八十有三年矣而學始興雖以有宋崇儒右文之世亦必更
四君八十四年之久而後有州郡之學惟我

聖祖武功甫成而文教之興速在一二年之間霸於是時入職
方僅踰晷爾而遽得以沐浴教養之澤服儒服事文事以有絃
誦詠游之樂一何幸也始者南北相望猶四千里今又幸近在
輦轂之下德澤之沾漑條教之宣敷朝發而夕至舉目而見側
耳而聞跂足而可以俟其至也得之既先則其所以感發而興
起之者烏可以後嗣今吏于茲師範于茲受教養于茲者其尚

急所先端其本勉力以圖報稱以毋忘其所自哉是為記咸化三年

高州府學記

高涼郡學興於公私力屈之時可書也天下之事動之有機用
之有要為之有其方則不難於成十數年來海以北地為崑崙
所侵掠民什喪其七八官府岌岌然居民上凡事一切粗具上
之人亦不甚拘以文法按以故事至於學校一事尤以為不急
之務視之蔑如也廣東按察副使闕里孔公韶文獨慨然太息
以謂民物凋弊甚矣必欲復承平之舊觀非振作士氣固結人
心不可得已必欲作士氣結人心亦惟鼓之以其機提之以其
要行之以必效之方然後庶幾焉耳學校者申明教化之所義
理之所從出也所謂動之之機用之之要為之而的有可效之

方其不在茲乎始公以名進士知邊縣擢知高州府事以撫綏得宜控制有方為當道者論薦起貳憲臺奉

璽書專理高雷二郡兵務然其心尤惓惓於高顧惟士氣疲繭人心渙散所以鼓而舞之萃而聚之非學非廟厥道何繇所以申明教化使民知所趨向講明義理使民知所感發無有先於教學之事者於是乎節縮費用量度事宜取用於財屈之餘役力於民鮮之時其所施為措置蓋視他郡尤難焉者凡學制所當有若大成殿明倫堂從祀之廡分教之齋其規制一復承平之舊而又有加焉知高州府事豫章胡侯琳知茂名縣瓊山曾君英以書遣求福文學楊珙來求予記其成昔魯僖公脩泮宮春秋不書說者謂常事爾彼春秋之世雖曰征伐盟會歲無虛

月然當是時禍不及民是以學校之脩蓋未廢雖不書可也若夫今日高涼之境自夫有司不戒於其初遂馴致於四里蕭條民無蓋藏凡所以養生送死之具一切蕩盡尚何有於教與學哉於此之時有能以餘力及於教學之脩可例以為常而不書哉孔公此舉可謂得其機要而必有可效之方蓋教化既脩義理自明義理明則仕者知有備無患之義先事則豫防而宿戒已事則謹守而嚴持知食焉死事之義無事則與民相為心體有事則與城相為存亡為民者知入孝出弟之義時平則服勞樹畜以事其父兄患至則衛之如手足之於頭自知尊君死長之義平居則趨事赴工以奉其長上臨難則衛之如子弟之於父兄夫然則學校之設不但聚生徒以講學育人才以需用而

已詩曰既作頽宮淮夷攸服蓋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順矣運其機舉其要行其方而必效者孰有過於此哉於是不辭而為之書

南海縣儒學記

王者之化與聖人之教並駕而偕行

皇朝郡縣所至之處學校隨之無間于邇遐南海在中國極南之徼孔子沒後二百十又六年始入中國適在儒道厄絕之世歷漢晉而隋唐至宋慶曆以後學校之制始備南海古郡也隋開皇世始以名縣縣學附于郡學西廡之下元初始徙于今所薄于民居甚隘且陋景泰初姑蘇韓公來貳廣憲始謀拓大首徙近居民四家以地益學規畫甫定公以擢任還

朝功弗克究又若干年公自都臺出督兩廣軍務武事旣脩即慨然欲畢前志乃出官帑白金若干授藩臬二府俾左布政使張公瑄按察使甯公良等經營之而以提學胡公榮專任其事曾未踰時凡學校規制所當建置古昔所未有及有而未備備而或廢壞者一旦咸截然方正嶮然高大完然周緻煥然明麗甚稱都憲公作興之盛意藩臬諸公間遣南海文學陳玄賡書浮海來徵予記惟聖人之道放諸四海而準儒道不立則王化不行南海任秦世已入中國方是時詩書之教廢而仁義之澤竭惟刑名功利是用華夏且不有於儒而况四遠之外乎漢興始崇文教重經術以至于今中間雖或有所廢弛然未有舍學

校而能作人才正風俗以成一代之治者也我
高皇帝開基之三年即詔天下立府州縣學頒示規制教本孔
氏六經解經必用濂洛諸儒之說踰百年于茲學制不備文教
日興故雖窮荒絕域之地前代所不能臣服者莫不皆有學校
南海在前代若遼州然在今日則內地也其風俗視華夏不殊
而且日趨於古人才之興日新月盛又非但文學一事能先北
方之士而已也士生於斯固毅然以華夏自居而中州之士亦
安敢藐然以遐外視之哉所以然者固由

聖王教化積久漸漬所致亦總督大臣及藩臬諸公作興造就
之功也後之游學於斯者視其規制之備荷其教育之深可不
知所以自而益思所以自勵哉於是乎記成化八年

瓊山縣學記

孔子生於魯魯之南境則楚北境則齊當孔子時楚竟淪於蠻
夷齊必一變而后僅可至魯魯聖人之鄉也亦必一變而后可
以至於道焉然當孔子世魯之治化竟未聞其能於變而底於
時雍之域况今去聖人之時餘二千年之久距聖人之居幾一
萬里之遙者乎瓊在禹貢荒服外漢武元鼎中始入中國其去
聖人之居甚遠服聖人之教最後其於聖人之道蓋聞風而興
起非有所觀感而過化者也然今日衣冠禮樂之盛固無以異
於中州其視齊魯亦或有過之者豈孔子欲居九夷之志乘桴
浮海之歎豫有以定於千載之前萬里之外哉瓊山縣居郡郭
下郡有瓊山譬則人身之有首面邑有學校譬則首面之有眉

目也茲邑實為諸邑之首其學校亦視諸學為冠邑有學肇於宋始遷今地則在國朝洪武九年自是以來雖屢加修繕而僅取苟完無經久計成化乙酉廣東按察副使會稽唐君質夫行部至瓊始發官貲畀知府清漳蔡君叔清修復明倫堂暨崇禮養正二齋功未就緒歲辛卯憲副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專鎮海南留心學校乃市旁近地以廣學基兼助其費以畢前功又泐會饌堂及號房三十間知縣事五羊梁昕預力其間訓導高涼周書專董其事既迄工以記見屬予邑人也知瓊之教事為詳說者謂瓊士未知學蓋自宋姜君弼從學蘇公子瞻始殊不然公作伏波廟記謂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于此今衣冠禮樂蓋班班然矣觀公此言則其未渡海以前已有衣冠禮樂之盛至公始益變爾

皇朝洪武中姚江趙謙古則來典教事一時士類翕然從之文風用是不變至今瓊人家尚文公禮而人讀孔子書一洗千古介鱗之陋出而北仕於中州中州士大夫不敢鄙夷之者未必無所自也謂非學校教學之功可乎今世學校所以為教者非六經孔孟之言在所擯斥三尺童子人人知性之本善而有荀董楊韓之所不及知者豈今世童子固勝於前世鉅儒乎教素行也教行則道明推諸四海而準瓊處大海極南之陬去齊魯幾萬里而道之彰彰然著明如此是知聖人居夷之志浮海之嘆不行於稅駕之時而著於奠楹之後蓋百世可知也昔之學者不遠千里裹糧負笈以從師於遠今聖人之道與王者之化

並駕而偕行隨在而有經有常說不假於辨難學有常師不假於外求居有常所不假於游從食有常廩不假於經營今之爲學者固易於古人數倍矣於此而不知所以自勉焉甚至於自暴自棄豈非 聖世之棄材名教之罪人也哉予忝生是邦於邑士爲鄉先達故因記學之成廣二憲副公作興之盛意而規之以言非獨儆於今且以示來者於無窮云

崖州學記

昔者聖人述經於詩則懲荆舒於春秋則夷吳楚所以懲之夷之者蓋以先王之道不行於其地故爾抑孰知聖人百世之後而其道又越荆楚舒吳南數千里之遠以至於百越之墟大海之外乎嘗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其言蓋至是驗矣凡天下郡國皆居海內惟瓊一郡顛顛居海之外而崖在前代再涉鯨波非舟楫之利涉則不可以通然而釋奠之宮絃誦之所與中州等豈非聖人之道行于海之驗歟崖有學肇于宋淳祐中知軍毛奎始創于城西元泰定中徙城東至正中又復其舊

國朝來雖屢更脩葺然皆苟焉而已成化六年豐城涂公伯輔以廣東憲副使者之節專鎮瓊郡行部至崖慨學宮之卑陋憫教學之廢弛乃命知州事諸暨徐君琦拓其址而前之視舊少西凡學宮規制所當有者咸一新之其費一出於公民弗與知規模宏敞藻繪絢耀州人父老過者驚嘆以爲昔所未有徐守謂崖學創於宋歷元至今未有爲之記者以書來徵予文記其事惟昔聖人興浮海行道之嘆而繼之以從我其由之語夫當

聖人振鐸之時必欲其道行于遠尚有賴于賢哲之士相與佐佑之矧去聖人數千年微言絕異端起之後乎吾知聖人在天之靈固不能不望於後世賢哲之士相與佐佑而作興之也崖自漢入職方千三百餘年于茲立為學校又四百年于斯聖道之行于茲土也不為不久矣然而風俗未至於純美人才未至於大振豈無其故歟意者佐佑而振作之者未遇賢哲之士如仲由者歟今幸得憲副公作興於上而又得徐守協力以從史之自今而後誦說有其地休息有所而崖之士民於此猶不思所以奮發勉勵以求漸進乎聖人之道使風俗純美而人才大振焉追原其咎必當有任之者因書以諗焉且以示夫後之人

成化癸巳冬記

東莞縣儒學記

嶺南人才最盛之處前代首稱曲江在今世則無踰東莞者蓋入國朝以來踰百年于茲嶺海人士列官中朝長貳臺省者無幾何人而東莞一邑獨居其多君子推原所自咸歸重於學校育才之效焉東莞縣學肇宋歷元至今凡幾廢幾脩矣然皆有而未備備而弗華成化丙戌予友范君彥理來知縣事既三年振作斯文大興學校若大成殿若兩廡若戟門若櫺星門若會饌堂若齋廬若庖厨則鼎新之若明倫堂若左右兩齋若觀德亭若三賢祠則脩葺之若先師若四配若十哲若從祀諸儒則又飾其肖像與增塑焉規制大備文采絢耀邑人士以為自有邑學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費一出於已資與凡士夫之樂

助官與民咸弗與焉於乎若范君謂之知所先務非邪荀子有言上臣報國以人蓋謂薦賢也然薦賢止於一人孰若養賢得人之爲多養賢止於一時又孰若廣養賢之地以儲蓄造就之俾人才有無窮之用之爲多哉學校者養賢之地也今天下郡縣無有無學之處而人才之生或有焉或無焉或間有焉不能一一皆齊而東莞人才之盛獨甲於嶺南則大異時儲積所得教道所成以爲 國家用者不獨在一時且將流於數世之後則范君報國之心寧有旣取爾東莞士生長是邦而游學于斯尚當夙然以賢才自居期以媿休於鄉賢之先達者由是而進之唐宋諸賢使天下後世之人視今日嶺海間之有東莞亦猶曲江之在前代也顧不備與於是乎書以俟

梧州府縣廟學記

梧郡介兩廣間實惟嶺海要地

皇上以邊夷之不靖也命御馬監太監陳公都察院右都御史韓公平江伯陳公昇以節鉞專征之柄以總鎮兩藩地未幾平江公以召去而平鄉伯陳公實乘繼之武功告成邊鄙肅清于時韓公實任總督之寄諭于衆曰武功雖可以遏絕亂略然非聖人之所尚也所以柔人心而銷輟其強梗之氣莫若脩文教脩文教莫若興學校太監公聞而是之爰主其議而前後兩總戎公議皆克合一時兩廣藩臬諸公以事在梧者咸與焉於是庀材鳩工夫肆興作拓其基而大之撤其舊而新之材足而良工能以勤都憲公視事之暇躬爲督視衆心齊同畢力殫藝曾

未踰時規制咸備申為禮殿翼以兩廡繚以周垣廣庭重門一
一如制郡學峙其左邑學峙其右講誦之堂齋祭之室會食休
宿之所以至於庖湏庖凡學制所當有者兩皆備焉閔屢覲
深為兩藩學校之冠議者謂非獨嶺以南所未有雖中州亦不
多見也父老相與議于鄉曰鄉也室家之不保何有於學校士
民相與議于途曰鄉也奔走之不暇何有於讀誦呻吟之聲化
為絃歌棘矜之用變為俎豆伊誰之功歟是不可不知所自於
是廣西按察司副使范君布政司叅議黃君因衆心之所願欲
者求予文以紀其實將刻諸石以垂永久竊惟有虞舞干羽于
兩階而有苗格魯僖作頌宮而淮夷服孔子亦云遠人不服則
脩文德以來之則用文德以服遠其來尚矣雖然文德之敷必
在徂征之後蓋先有以折其氣而後有以服其心苟非大禹先
有徂征之師則兩階之間七旬之舞豈能遽格有苗於萬里之
遠哉是故文德武功必相為用又必有定所有常時而後可行
之久遠焉學校者文德所從出也於此明倫於此講道於此同
風俗於此造人才出征則於此受成振旅則於此獻馘鄉則於
此飲酒射則於此比耦與凡歲時禮節帥民讀法之類咸於此
焉行之開人心忠孝之天立國家紀綱之地扶世教於不墜廣
材用於無窮此先王立教之大端也若夫作士氣於委靡之餘
折姦謀於萌芽之始歛強悍之氣以囿之道義之區斯又其微
意所在焉公建學立廟之意其有見于茲歟予既叙其實而又
竊魯人作詩頌泮水之義繫之以詩俾邦人士歌誦公之盛德

永永不忘也詩曰

桓桓學宮于江之澚禮殿中峙翼以周廡左郡右邑兩庀夾
輔經閣我我圖書之府講堂渠渠論道之所棲士有廬養賢
有庾有庖有涵有庭有戶凡制之所有莫不備舉室千斯楹
墉百其堵式完以整鱗鱗雅雅如砥之平如翬之翥如日星
之麗如枝幹之附像設維肖器用不窳有事上丁上下降俯
於論鼓鍾於舞干羽麗牲有碑薦體有俎駿奔在列心虔貌
僂有翼其趨十百其侶閶閶啾啾篋笥斯鼓準圓於規則方
以矩容貌侯侯衣裳楚楚言笑詡詡和樂姁姁匪道弗談匪
善弗取百越之墟千祀之下士風民俗變而中土如古鄒魯
如漢潁汝揆厥所元夫豈無故曰安陽公今之申甫柔不爾
茹剛不爾吐爾飢而寒我翼以哺爾免而頑我礎以斧不飾
而文不威而武新宮告成四方來覩父詔其子孫承於祖相
話以言銘鏤肺腑曰今學宮昔焉草莽倏然而成莫匪神助
匪惟學宮我室我處我田我耕我子我乳今我所有孰非公
之所與公不自有歸之

當宁予因民心代

天作語述此銘詩以詔終古

成化十年

道南書院記

道學復明于宋起自西南而行于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
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道州營道縣縣
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

伊川生大

賢所生其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大中公宦游南安
周子適官于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之興其始蓋自南也
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
北學者從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也程
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吾道南矣之嘆所謂
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
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
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于南朱子
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
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
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於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發明
孔孟不傳之秘于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
常行至今者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
中否假饒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
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
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
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
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
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誥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中
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劔產也而朱子亦生
劔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
之中乃有四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脉

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成周之既東乃欲
興其道于東方蓋謂魯也然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
徒曾參參以傳聖孫伋伋傳于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必
曰孔孟稱文獻之邦則歸魯鄒云方宋盛時孔孟之道大行於
河洛之間是時猶未南渡也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
南其後果有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朱
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孰不知其淵源來
自紫陽而聚徒講授于考亭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
之傳抑亦或有不知劔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要
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其然哉鄙易蘇章
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士第歷官即署來知延平府事慨
然欲推所學以見于行首以化民成俗為政恒謂世之論道學
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
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劔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
朝京國者泝劔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
以朱子為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為第一
等事功延平為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
有光於八郡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王鐸圖
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
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母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搆公
宇以為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尔告成而未有名稱蓋揭道
南二字以為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

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為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躋歟侯曰然遣倅來求記于予予既推原斯道所以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為紀其規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有七前為三門後為廳事中為堂最後為燕息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弘治癸丑

瓊州府學祭器記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初秩祀百神咸惟其舊獨於先師孔子之祀用木主以易塑像蓋不敢以百神例之也至於祭器之用雖郊廟之大亦惟用時器獨於天下郡縣學春秋丁祭用古禮器

焉得非以天地山川之祭為人以祀神宗廟百神之祭因世以異用皆可隨時以制宜若夫先師之祭則主於明道以立教報本以復古故不容於不異邪夫禮器與樂音同一其質樂有八音而祭之器籩質以竹鼎質以金登質以土俎豆質以木尊罍之屬或土或金形殊而質亦不同近世以竹木之類易壞而或不能以堅久一切範金代之以圖其求其形則是其質則非蓋主於用而不泥於其故茲禮所謂先王未之有而以義起者乎瓊郡學祀舊有祭器久而廢壞弗備成化辛卯廣東按察副使豐城涂君伯輔奉 璽書來飭兵備下車之始未遑他務首市銅鳩工博考古圖像按其制製之其為器爵百四十而奇一籩七十有二豆如籩之數簠簋各四十有四劔十又二登五尊三

總其凡三百九十三事費一出於官而民弗與知以明年春二月上丁將釋奠於先師先期舍菜以告其成釁而藏之庫春秋有事出而用之時相其成者掌海南衛事都指揮王君遂府學教授陳君顥輩也會予以憂制家居免喪行有日矣王君謂子出自斯學且以文字為職業請記其數使後之人有所稽而守焉弗敢放失昔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以軍旅未學而欲告以所聞俎豆之事惜其蔽固而不能再問至今餘憾千載雖然於詩有之既作頌宮淮夷攸服聖人刪詩而躋之於頌其意蓋在茲歟今憲副君奉命以治軍旅之事顧能汲汲然以俎豆為先盡心力考載籍倣古制度備其器以用於崇儒重道之祀其益有得聖人微意於千載之下也哉是則可書非但紀其成具其數以示夫後之人也而於其設施先後之序亦可槩見於斯云

賜進士題名記

太歲上章閏茂是為大明弘治三年是年開進士科乃

皇上奉天承運賢俊登庸之第一榜也故事既賜進士第必立石太學以示久遠禮部臣以題名記請

皇上以命臣濬臣於是時叨居讀卷之列而文武群臣合辭上賀之際實與焉伏惟賀辭有曰天開文運賢俊登庸夫謂之運者氣化流轉之名有天運焉有世運焉有文運焉天運則無往不復世運則曆數相乘若夫所謂文運者綜天經地緯之機顯神功化理之妙凡在宇宙間開闢以來三才之道五倫之教六

經之旨萬事萬物之紀咸具于茲匪徒圖書字畫言辭藻繪而已也蓋必天運循環否極而泰

聖人應運而生握持斯世身任乎斯文在茲之責正倫理明經術以丕弘治道儲民俊而教育之掄士秀而登庸之資其彌綸參贊用人文以化成天下而文運於是乎興雖人之爲而天實啓之也粵自帝堯以歲甲辰開華夏正統以闡文教歷甲辰者六十又三十六年至宋祥興己卯華夏之統始厄於夷而文運遂以否塞我

太祖高皇帝生應昌運以歲戊申開國建基以復中國境土載闡人文旣用興王良佐建大業垂大統以開一代文明之運然猶思所以爲

聖子神孫可繼之道卽於次三年庚戌詔天下設科以起懷材抱德之士明年

親策之於廷歲乙丑遂定爲今制至是六千十二子再周天前後三十有七科矣肆我

皇上亦以歲戊申繼統適符

聖祖創業之年而次三年開科策士亦龍集庚戌也乃今三月望

皇上御奉天殿親出制策試禮部所貢士次其甲第賜錢福等三人進士及第楊旦等九十人進士出身祝祥等二百五人同進士出身彬彬濟濟鵠立於丹陛之下以聽鴻臚句傳揭黃榜于魏觀一日聲名遍乎天下文武群臣公廷合辭以賢俊之

名歸之爲九重賀於乎名歸則責隨之賢俊之名何可當也
必爲一世人豪如虞廷之黎獻周室之克俊詩所詠之輿髦傳
所稱之天民史所書之國士名臣然後足以當之不然碌碌庸
庸冒賢後之名而欲覬其登庸以享有爵祿可乎矧斯時也正
當皇明千載特起之運

聖神繼照世運亨嘉斯文之運至是益恢以大三光五嶽之氣
復完人文昭宣噫茲何等氣運邪斯士也皆世所謂長才秀民
傑然於衆人之中乘此氣運之盛得以所學爲

聖天子之所親擢將進而官使之以弘一代文明之治明良相
逢上下交而其志同噫茲何等遭際邪當此氣運有此遭際乃
甘於暴棄而無所建明猷爲非夫也豈不負明時而玷大科

哉

江都縣學進士題名記

自黃帝正名百物之後有一物必有一名然物有時而盡惟名
則不恃形以立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所以然者有聲音文字以
寓之也聲音文字根於心出於口而具於點畫之間著于簡冊
刻于金石者石猶一日也自唐以來始有題名記盛于宋而
極於本朝故事凡登進士第者刻其名于石列于太學而天
下郡縣士有登甲科者亦列其名于學宮焉江都揚州附郭邑
自昔稱揚一益二天下州郡之盛揚州爲最揚州屬邑江都爲
最是以人才之生江之北淮之南者以是邑爲稱首雖然士生
民中猶人生物中也天地間物生多矣然一物有一名名同而

物無不同者惟人之生同一形體也而人之名則人人殊一人
有一名千萬其人則千萬其名以至于億兆皆然自有此邑以
來人生其間者何止億兆之億兆而名存于世也萬不一二焉
漢以前不暇論也自唐以後揚州戶口見于史者在唐戶七萬
七千一百五口四十六萬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曹憲王紹宗
李邕李鄴及鄴之孫磻僅五人焉在宋戶五萬六千八十五口
十萬七千而人士之有名列傳者孫洙呂溱輩不過十數人焉
而止彼生而具人形書于版籍登于天府者人人有一名也人
呼之而已應之久而至六七十年遽已與草木同澌盡矣而唐
宋此數十人者夫何朝代數更而其名姓恒若生哉託之聲音
文字之間然也然其所以得託於聲音文字間而有以爲不朽
之傳者是豈無其故歟穆叔有言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
言是三物者所以壽其名於不朽之具也江都縣學自洪武乙
丑開進士科以來登名黃甲者遑遑有之然未有爲之題名者
今知縣事會稽董君豫以名進士來尹于茲謂爲政以人才爲
先治民以法不若以教報國以身不若以人思所以作興其人
才俾其知所以奮發出而爲 國家之用視事未久卽白于巡
撫都憲張公督學御史婁君太守楊君命工礲石題前進士之
名以爲後進士之勸乃走書京師以記來請予故舉穆叔之言
俾勒諸貞石以示江都之士雖然德也功也言也實之謂也而
能立之則名在焉有其實斯有其名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後之
人將指其名而責以其實實之無而徒名之有不若無之爲愈

也無實之名非惟人不吾堪造物者亦將不吾堪矣可不畏哉可不勉哉

餘姚縣學進士題名記

名爲天地間不朽事蓋天地間萬形皆有盡惟名也者雖因形而有不隨形而盡其爲事恒不朽而長留於天地之間是以自古聖賢形皆漸盡而其名恒彰彰故在歷百千萬世如一日然談之者不置口而聞之者猶知起敬起慕夫豈無自而然哉三代以來銘鼎彝紀太常載載籍皆其事也然各隨其世之所重而著其名以傳之不朽自夫科目之制興而世之所重者在進士科 朝廷旣重之而士之得之者亦知自重徃徃有名於天地間者皆自此塗出也故所在學宮輒礮石爲碑紀已得者氏名以爲未得者勸宋以來則然矣今天下郡縣多有之而紹興之餘姚縣獨闕焉羅山胡瀛孟登以名進士來知縣事慨然嘆曰餘姚爲兩浙壯邑入

皇朝有有餘年浙以東士以文魁天下者僅五人而二人者出吾邑中而辛丑一榜天下三魁而吾邑又得其二某待罪邑中適逢其會所以紀其盛而昭之遠者職也因礮石爲碑具其事白郡守浮梁戴君琥適邑人張叅議琳來因具書以請記于予爰白天開地闢以至于今人生天地間何限而其氏名著五經十九史中者蓋無幾嗚呼人而得一名於天地間夫豈易哉姚邑人著名史傳者自漢嚴光始厥後由科名發身者惟孫子秀一人列名宋史傳中他蓋未之見焉嗚呼一邑百里之間歷數

千百年之久而垂名不朽者僅僅若此山川之秀所鍾者止此數人邪其餘皆草木同盡而此數人者恒昭昭而不朽於天地間其必有所自也夫

聖朝進士科視前代加重而於掄魁之選尤重惟其為

上之人所重故天下之人莫不重之重之斯望之望之深而不副所期此責之攸歸也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然則有是名者紀于郡乘刻于貞石列于其學宮之中其播今而傳後非直一時在高位也形去而名存長留在天地間而不朽仁之名固假是以長存而不仁之名亦由是以長暴著不亡後之人將指其名而責其實而加之以仁不仁之稱吁可畏哉往者已過而來者續之將若之何而可董子所謂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仁者之事也立德立功立言率以是而存諸心以共成天下國家之務是則天地間不朽之盛事也請以是代二君言為邑人士後來者勸

會通河土橋石牌記

皇朝因勝國會通河故道而深廣之通江淮漕以實京師餘六十年于茲矣然地勢多變天時不常盡人事者必隨時因勢以節宣之然後盡其用而利濟於無窮焉自河決陽武潰出張秋之後

朝廷既命大臣築塞之以復其舊矣然其間猶有所壅滯之處一時任事之臣隨所在而為之防備非一所也河流經東昌府之堂邑縣境地名曰土橋其上流之牓曰梁家鄉沿而至是十

有五里下流之牐曰戴家灣沂而至是四十有八里又三十里抵臨清縣之上牐漕舟至此出會通而下漳御僅七八里爾輒膠于淺而不能行日集而羣聚於土橋上下十數里間舟人叫囂推挽力殫而聲斯望而不可至主漕計者病焉時山東按察僉事陳君善專理其境之運道議於此建牐以積水濟舟屢言於上而弗見報會都憲翁公巡撫山東所至詢民疾苦君乃以狀上公具聞諸朝

天子可之下其議於工部仍命吏部設官如常制公得請躬蒞其處區畫事宜俾君專其事君計徒傭致財用授其屬東昌府通判馬聰等督工即於所謂土橋者建石為新牐凡其規制之廣狹長短與夫疏水之渠祠神之宇蒞事之署一如常度經始於成化癸巳冬十有一月之朔至明年甲午春三月告成於是水之渙散者有所束而舟之往來者無所阻省常歲挑浚之後薪藁之費奚翅千百未幾公入朝為地官少司徒而陳君亦陞本司副使人之嘉其績而蒙其利者恒如一日歲丁酉陳君乃以書來俾予記之竊惟水生于天一而成于地六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人生其生于天者既潤其載穎之苗俾生生以為民天其成于地者復浮其既粒之實俾陳陳以為國計順天地自然之理平其勢以通其利非大君孰主張是哉君主張於上臣輔成於下此古者剡剡䟽鑿之功所由興而後世河渠堰牐之利所由設也漕運之制雖兆於禹貢而特盛於漢唐宋之中葉然所漕者江也淮也河與渭也彼皆因天然自有之勢惟汴

出於人爲而其初意在於般遊後世特假之以漕焉耳惟我
國家並建兩京據西北之形勢而用東南之財賦中間齊南魯
北之境氣勢衝絕脉絡中閼爰尋故道引汶泗循淮濟會通漳
御以達于燕於是財用豐而形勝益壯矣是則會通一河雖若
有所因然昔人啓其端未大著厥効若夫弘深廣運之功則有
在乎今日也其大規畫大體勢固本乎 朝廷若夫因時隨勢
節備而曲通之者其任事之臣不爲無助焉予謹因一牘之役
而推原其本如此以爲記庸以示夫後之人

紹興府新修水利記

紹興居浙東下流凡鄰郡及屬邑之水多會于斯以入于海有
東西二江焉東江於民無甚利害惟西江之水則會稽山陰諸
暨蕭山四邑之民實資以爲利而亦往往有害於其間故昔官
于茲有志利民者若馬氏之築鑑湖龜山之築湘湖趙彥俠之
築海塘皆於是江焉以致其力其遺迹可考也雖然土地變遷
古今異宜固有昔然而今不然者君子舉事視夫利之所在者
何如爾又何陳迹之泥哉當是之時水散流以入于海利在于
蓄水是宜昔人築塘積堰而禁民廢湖以爲田今則塘堰久廢
之餘凡昔日汪洋沮洳之區莫不眇眇而芄芄悉成膏腴之壤
四邑之民仰給以生生者非一日矣尚欲泥其迹而不知變更
不可不哉此紹興知府戴侯琥水利之興所以異於前也歟侯
以名御史來知郡事下車之初問民疾苦知其所患莫急於水
利之修乃躬臨其地而徧閱之以求其利之所在與害之所必

至備得其實乃擇日庀徒於其要害處建石為牐九六在山陰之境者五曰新灶曰柘林為洞者四以泄江南之水曰夾蓬曰區陀為洞者三以泄江北之水曰新河為洞者二以泄麻溪五湖之水在蕭山之境者一曰龕山為洞者二以泄湖湘之水蓋旁近谿澗之水下流皆胥會于小江龕山有牐以分小江之勢而新河之牐又併小江諸水悉引而西焉其所建置䟽塞啓閉咸有法則斷斷乎必有利而無害必可經久而不壞諸費一出於官而民無與焉於乎若戴侯者所謂良二千石者非邪郡之耆舊封給事中張蘊輝父為鄉人倡適節推蔣君誼以事來京師屬求予文以末侯之功於不泯竊惟五行之用水土為大土爰稼穡而所資以生者水也水之在土也潛則泉發則源流

之則為川塞之則為淵潤下之性固無往而非利也然或失所制則徃徃或能以為害故水必賴土以制之人因其用留其所不足而放其所有餘適夫過不及之中然後能成生物之功其大用在滋稼穡以養民生善用之則燥陽不能以亢濕陰不過於滌而草木蕃蕪省穀用成矣此古之明王所以必謹於溝洫坊備之制而世之良吏亦必舉夫䟽通瀦畜之政有以也夫紹興古名郡吏治之載於史冊者代有其人而尤以興水利為良今其遺蹟或存或湮而有世之下蒙其利而仰其德者恒如一日戴侯繼前人後而興此役雖不拘拘其已徃之陳跡而其利民之心則固昔人之心也後之繼侯者人人存侯之心行侯之政次第而推廣之則其利之在民者庸有旣邪於是乎書以為

記蓋美前政之良以啓後之繼者於無窮焉

重建瓊山縣治記

瓊郡得以齒中州望嶺南而世不以遐外鄙夷之者有瓊山爲之屬邑也瓊山邑治倚郡郭下郡統屬邑七支郡三而瓊實爲之襟喉管轄蘇文忠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蓋爲茲邑言也矧夫民俗之醇和物產之衆多工作之瑰竒秀民竒士之駢儷競爽蓋與中州不殊而其所有亦或有非中州所有者以之錯置中州諸邑間雖不敢上擬赤縣然亦當第望紫之間槃嶺以南則若膛乎其後矣邑之大若是而治事之所弗稱譬則人之軀幹魁梧膚革充盈而首面弗具焉惡得爲稱哉瓊在漢爲珠崖郡名縣以瓊山則自唐始有縣斯有治治之重初於永樂間知縣歐陽侯旭其後日就傾壓繼治者隨時修節未有改也天順庚辰寇起城中治燬于火蒞事者葺茅以居成化丙戌五羊梁侯以同鄉人來知縣事知民之情宜其土俗上下協和慨然以興作爲已任乃於其故址建視事之廳六楹其制視前修廣有加而益以壯偉闕耀軒墀下擬古河陽雜蒔桃李諸花木旁有兩廊爲吏治文書之所爲楹二十一前有儀門儀門之外有大門以間計之各五棲神有祠燕賓有書院以間計之共四居吏有舍計其間凡二十有一又以外門薄官道民來集者至無以容乃市軍營拓而廣之以達前衢植以雙表扁曰宣化而以申明旌善二亭翼于兩旁肇事於成化某年某月訖工於明年某月門闥靚深堂宇高明垣墻固周花木紛敷足以侈前規而聳

後觀邑之父老幼稚與夫旁近過往之人驩相謂曰自有縣未始有也侯以予邑人叨官 禁近以文字為職業寓書 京師俾紀其成予諾之而未遑適予以憂制家居父老相率申侯之言予惟瓊在前代與儋萬崖並為四州 國初始升瓊為郡而以三州隸焉昔人以邑名州而又仍其名以名郡得非以茲邑所有足以蓋夫三州六邑者哉予嘗恠吾鄉僻處遐外而海內士大夫未嘗以遐外視之評其藝文俗尚則曰海邊鄙魯誇其物貨則至目以小蘇杭焉顧仕而履其境者乃多不然匪獨遐外其人併自遐外其身何也意者海氣昏濁觸之者輒為所眩瞶迷惑而頓忘其僚邪求其存姑息之心行苟簡之政以趣目前者蓋亦甚矣况望其營久遠之計廓宏大之規以覆庇後人也哉繇此以觀則侯之心之政可槩見矣繼侯以治者登茲堂以臨吾民尚知所取則而不至以遐外視吾人夫然則予之記不但紀營構志歲月而已

感恩縣海南道分司記

皇朝之制凡天下藩服皆置提刑按察司司各有分道各授以印章每道於其所部郡縣皆有分司部使者有所巡行則弭節于斯以按事焉廣東憲司分五道海南道專部瓊州一府瓊支郡曰崖崖屬邑曰感恩舊有海南道分司僅蔽風雨甚不稱厥制成化辛卯知縣事實安莫侯宣慨然興嘆以謂此非所以肅憲度而竦觀瞻也乃撤其舊而新之規制粗備雖其宏壯華麗比諸他郡邑若有所不逮然較之於其舊則大不相侔矣夫恩

之爲邑最僻而小僻則不當孔道而往來者稀小則財力不給而人不責備官于茲者徃徃因循苟且於其所居之廨宇尚不知加葺矧此分憲之司部使者間歲不一臨臨亦不信宿而去臨時取具苟應一時上下恬然不以爲恠莫侯乃能用心及此此其可嘉尚也夫間以書來徵予爲記予惟天下之患莫大於民有隱情不能以上宣上有恕心不得以直達必有壅蔽之者然後不宣必有抑遏之者然後不宣則冤莫伸不達則氣愈激禍亂作矣是以唐虞盛時天子躬行巡狩之典周置揮人循省四方漢遣掾史分制諸郡皆所以通上下之情以逆折亂萌潛銷禍本也我

高皇帝於允天下郡縣無大小無遠邇皆設憲治以臨之是以百年之間四海之內恒如一人一身然關絡脉理周流無間掣一毛鍼一孔而四肢百骸皆應焉用此道也噫分司之建置所關係之大如此後之按節于茲者盍思其所以哉

闕下林氏孝友祠堂記

八閩著姓以林氏爲第一林氏尤著於莆中莆中之林首稱闕下蓋自晉末嘉之亂八姓入閩林居其首在唐九刺史並仕著名當代然列名史傳以大有聞于世者則自福唐尉攢始焉載在唐書孝友傳者可徵也攢以孝聞于朝詔有司於其門立雙闕以旌之世因號曰闕下林家始立于唐貞元丁丑其後歷宋嘉祐庚午大觀戊子紹興丙寅乾道己丑紹熙辛亥凡五加修葺舊有祠在闕之左歲久祠廢雙闕故址薄于社且在城外今

成化乙酉翰林修撰燕山岳侯正來知興化府事從其達孫孟和請出白金為倡俾孟和率其族屬理宗懋等協力鳩工遷祠堂于郡城中烏山之陽築土為雙闕如其舊制仍其舊扁曰孝友用唐書名傳意也祠祀始來莆之祖饒郡太守萬寵公而以福唐公配焉自是而下世昭世穆列祀于左右歲時族之長者率其族人祭告如禮祠成其宗衮翰林學士恒簡先生既為紀其本末今國子監丞大猷復以記見屬夫自唐人修隋書列孝義於傳宋編唐書因之以傳孝友所謂孝友之士著名一代者凡二十有五人如李知本張孝寬之儔今世之望清河系隴西者果孰為其後哉二十五人之中惟闕下一林獨著于閩中數百年如一日焉此無他文獻足徵故也在當時有歐陽詹為之甘露述其後呂夏卿預修唐書著其名孝友傳中而又為之表其門閭與夫黃璞陳俊卿真德秀皆有所著述五人者皆閩產也而王十朋又以閩中良二千石為歌詩以讚揚之我文廟御纂古今孝順事實以為書亦具載焉此其所以愈遠而愈彰者有由然哉噫文章之傳既足以示遠雲仍之賢又能以紹美孝友之祠既廢而復興夫豈偶然之故哉謹按周禮春官家宗人之官掌家祭祀之禮則家有祭祀尚矣蓋古之典祀者以宗名在國為宗伯在家謂之宗人宗以廟言禮始於親親親親非廟不統有田有祿之家所以別姓收族以尊祖敬宗必在於宗廟焉故也今世士無世祿大夫無采邑然而業為士者或仕而為大夫其子孫或受祿或宜稼皆得以追養繼孝故時

時

制雖不立宗人之官而人家則不可無宗廟之祀然而說者率謂祀當止於四代過則為僭蓋觀曾子之言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若祀惟四代而止則世之玄孫徃徃有逮事高祖者豈得為遠哉又何用追為子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文公載之小學書中以為範茲蓋百世人家喻戶曉之常禮也况有孝德如林氏者哉古稱盛德必百世祀孝為百行之本德莫盛焉闕下之林獨望于莆閱六百年其後裔猶合族以祀其十六世之祖盛德之後何其遠哉為其後者其尚是繼是承以勿替引之拜祠宇者萃渙散之心望闕門者起繼述之念以孝友傳家而移以為忠施之有政則莆中之林歷千百年恒為八閩之望雙闕我我世家封植與史冊所著孝友之名長燁煜霄壤間而永存矣大猷字子道謹敏誠恪崇尚古禮克紹其世業云

瓊臺會稿卷之一終

南昌府學生員黃榜校正

